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三四回 忍惡氣冤桶無顏 遭白眼瘟生致病

且說馬山甫一腔盛怒的同著王安閣跑到陸韻仙那裡去，只指望大大的數說他一場，出出這一肚子的悶氣。不料陸韻仙有意要和他過不去，非但不肯自家認錯，而且還連嘲帶笑的頂撞了他一番，只把一個馬山甫氣得無可如何，眼瞪瞪的看著陸韻仙的臉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，只得說道：「總算我瞎了眼睛，一時晦氣，平空的要住在你這裡。如今也不必說了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喝叫家人收拾行李，立刻搬到輪船公司去。陸韻仙聽了也不留他，只淡淡的說道：「倪搭小地方，耐馬大少勿中意，勿肯賞光，倪也勿好留耐。倪搭有啥怠慢格地方末，請耐馬大少包涵點，勿要動氣。」

馬山甫這個時候已經氣到極處，渾身亂顫，面白唇青，只連連的在那裡催著家人快些收拾，陸韻仙說的話兒一句也沒有聽見。坐在那裡等了一回，等得那家人收拾停當，便同著王安閣立起身來，對著陸韻仙要想說些什麼，卻又說不出來，只勉強冷笑道：「今天大年初三，我也不說什麼。但願你以後做的客人大家都好好的有始有終，不要像我這個樣兒。」陸韻仙聽了馬山甫這句話兒，不覺良心發現，面上一紅，別轉頭去。

馬山甫賭氣同著王安閣走出陸韻仙大門，回到輪船公司來。馬山甫埋怨王安閣：「為什麼不幫著我罵他幾句？」王安閣搖一搖頭道：「我剛剛開口說了幾句，他就來七夾八的把我取笑了一場。他們吃把勢飯的，那一張嘴練得就像個純鋼錐子一般，翻來覆去的憑著他怎麼說法。你我們那裡說得過他？」馬山甫聽了，想了一回道：「照你這樣的說起來，白白的受他一場糟蹋，難道就是這樣的罷了不成？」王安閣道：「你想有什麼法兒？就是依著你的話兒，他也沒有什麼大不是，不過是有些怠慢客人，情形可惡。信人們怠慢客人，也是上海灘上常有的事情，算不得什麼希奇。就是他明明白白的自家承認有心怠慢你，你又把他怎麼樣？還是和他到茶會上去講理呢，還是為了這般小事，和他到新衙門去打官司呢？」

馬山甫聽了想了一想，覺得王安閣的話也狠不錯，實在沒有什麼法兒，便氣忿忿的說道：「我不管三七二一，約幾個朋友去打掉他的房間，你看好不好？」王安閣連忙搖手道：「上海地方比不得內地，萬一個他們去報了捕房，你又怎麼樣呢？」

馬山甫道：「就是他報了捕房，我們也不見得吃虧。」王安閣道：「雖然如此，難道我們還為了這件事情和他打官司麼？況且到了那個時候，你說他有心怠慢，是沒有憑據的事情。我們打毀他的房間，卻是件犯法的舉動。萬一個外國人說我們違背了他的馬路章程，一定要公事公辦起來，罰幾個錢還在其次，我們的面子又放在那裡去呢？你只要前前後後的想上一想，就知道這件事情不是可以動得蠻的。」

馬山甫聽了一言不發，只低著個頭，坐在那裡，王安閣和他說話他也不答應。

到了晚上，連晚飯也不肯吃。王安閣勸了他一回，馬山甫只是給他一個不開口，王安閣也只得由他。一會兒大家睡覺，馬山甫衣服也不脫，只和衣躺在牀上。王安閣勸他寬了衣服再睡，他也不肯，王安閣只得自去安歇。

到了明天早上，王安閣絕早起來，走到馬山甫房裡來看他。只聽得馬山甫睡在牀上，口中不住的在那裡哼哼唧唧的哼。王安閣連忙揭開帳子看時，只見馬山甫一個臉兒都燒得通紅，合著兩眼睡在那裡。王安閣見了這般形狀，心上便吃了一驚。

叫了兩聲，馬山甫也不答應，只是昏昏的睡著。

原來這位馬山甫出身富貴，平日之間父母溺愛，奴婢承迎，一呼百諾，要一奉一，從來沒有受過這般的悶氣。如今平空碰了這樣一個釘子，自然的怒填肺腑，氣塞胸膛。更兼以前和陸韻仙彼此要好的時候深情宛轉，恩愛纏綿，海誓山盟，千金一刻。春宵苦短，雙飛蛺蝶之圖；寶帳四垂，同命鴛鴦之影。未免的朝朝交頸，夜夜成雙，歡樂得過度了些，自然就把身體淘碌得虛弱起來。又受了陸韻仙這般怠慢，把天大的氣惱都鬱在心裡，發作不出，登時就生起病來，滿身發熱，神識不清，來勢一分沉重。王安閣見他病到這般模樣，便不由的慌了手腳，連忙請了醫生來和他診脈。這個醫生姓莊，外號叫做莊一帖；因為他兩耳重聽，大家又叫他莊聾聾。

當下莊聾聾看了馬山甫兩手的脈，又看了舌苔，細細的問了病原，只是搖頭，口中說道：「這個病勢來得不輕，你們須要小心些兒。」說著便提起筆來，忙忙的開了一張方子，遞給王安閣道：「吃了這帖藥再看情形罷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立起身來。

王安閣聽著他這般口氣，心上甚是擔驚，便道：「請先生細看一看，他這個病究竟能好不能好？」莊聾聾見他嘍蘇，心中便有幾分不快，冷笑道：「我們做醫生的，只會給人治病，要保著別人不死，那是辦不到的事情。就是我們自己，將來也要死的，難道做了醫生就會有什麼不死的秘訣不成？」

王安閣平空受了他一場搶白，不覺心中不快起來，暗想：怎麼這個醫生這般無禮？待要和他爭論幾句，卻轉念頭想道：今天是請他來看病的，何必和他鬥口？想到這裡，便忍住了不開口。等得莊聾聾走了，連忙叫人去贖了藥回來，自己看看煎好了，給馬山甫吃了下去，卻也沒有什麼動靜。

不料過了一天，到了夜半的時候，馬山甫忽然沉重起來，口中謔語，身上燒得就如炭火一般，頭上卻沒有一些汗氣，昏昏沉沉的連人都不認識。時時刻刻的在牀上坐起身來，掀開蓋的棉被，要走下牀去。口中只嚷著要到陸韻仙那裡去，問他為什麼這樣的沒有良心。慌得王安閣連忙把他按住了，仍舊捺他睡下，鬧了一夜。

王安閣分著急，恐怕馬山甫有些好歹，他一個人擔不起這般鄭重，便想起章秋谷來。馬山甫常常的和他講起，章秋谷的為人怎樣的緩急可恃，怎樣的仗義多才。

王安閣本來原和秋谷相識，聽了馬山甫這般說法，覺得心上分佩服這個人。如今忽然想起他來，便立時立刻的趕到章秋谷公館裡頭去，把章秋谷拉了出來。在馬車裡頭，方才把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，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。

秋谷不覺大怒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的事情！一個吃把勢飯的信人竟敢這般放肆，真是沒有王法的了！或者這個裡頭另外還有什麼緣故，也未可知。」王安閣道：「這裡頭有別的緣故沒有，我也弄不清楚。據山甫自己口中講起來，卻沒有什麼別情在內。」正說著，馬車已經到了公司門外，停住車輪。

秋谷和安閣都跳下馬車，走進去見了馬山甫。只見他臉上通紅，渾身發熱，連嘴唇都是紫黑的。見了章秋谷也不認識，只是忽笑忽哭的，口中混說。秋谷見了這般病勢，不由得也是吃驚。便走上去，把手向馬山甫頭額上邊一摸，只覺得炙手可熱，燒得甚是利害。秋谷取過幾張藥方來看了一看，只見方子上開的藥味，都是些荊芥、防風、陳皮、甘草，一派稀鬆的藥。秋谷看了道：「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。」

病勢重到這般田地，怎麼還吃這些平平常常的藥？」說著，便低著頭想了一想。

王安閣在旁看了，也不知他想的什麼，只對著秋谷說道：「這件事情真是累贅，偏偏的病在這個地方！萬一個有些好歹，這個干係放在那一個身上呢？」說著心上二分著急，咳聲歎氣，頓足捶胸，只急得在屋子裡頭走來走去的，四面亂轉。

秋谷見了便和他說道：「你也不必這般著急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意外禍福，那裡預先料得定？又不是你害他生病的，這也是沒有法子事情。倒是他們老太太那邊，該應打個電報去通知一下，這才是個道理。」正是：

三更怪雨，淒涼病榻之禪；一夜西風，憔悴無家之客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

